



## “语言学习”与“语言习得”再回顾

# A Review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翁少俊<sup>1</sup>

WENG SHAOJUN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185953281@qq.com

田春来<sup>2</sup>

TIAN CHUNLAI

广西大学，中国

Guangxi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giging@126.com

Received: 25 March 2024 / Revised: 12 July 2024 / Accepted: 17 December 2025

## 摘要

本文采用文献法对有关“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论述进行梳理，总结有关“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一是语言学习主导论，认为语言能力的获得都可以称之为“学习”；二是第一语言获得论，认为儿童语言能力获得由先天语言机制推动，通过一般认知能力无法获得语言；三是语言习得主导论，主张第二语言能力的获得同第一语言一样也称为语言习得，但不否认学习和习得彼此的联系；四是认为两者泾渭分明，差别很大。学者多从语言能力获得途径、先后阶段、身心成熟阶段、有无意识参与、语言环境等进行区分；五是中立观点，“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并不是两个独立互相对立的关系，彼此存在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学习；语言习得；第一语言；第二语言



##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literature method to sort out the discussions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ummarizes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following five cases. First, the language learning dominant theory, which believe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ability can be called "learning"; Second, the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which believe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ability of children is driven by the innate language mechanism, and that language cannot be acquired through the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Third, the dominant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which advocate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a second language, like the first language, is also called language acquisition, but doesn't den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earning and acquisition; Fourth, the two are clearly different. Scholars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the way of acquiring language ability, the successive stages, the stag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maturity,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mind, and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etc. Fifth, the neutral point of view is that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re not two independent and mutually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s, but exist in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words:**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first language; second language.

## 第一章 緒論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据已知资料, 语言教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教育家昆体良在公元一世纪就提出了双语教育<sup>0</sup>, 著名语言学家 Dunkel 也谈到, 外语教学和学习已经被谈论了至少 2000 年<sup>0</sup>, 换言之, 语言教育教学历史起源悠久, 只是有关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的认识不过半个多世纪, 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它们之间的界定都是模糊不清的, 因此很有必要就两者做个说明, 厘清脉络与区别。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论述和观点模糊不清，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相关论述并总结归纳，为规范学术写作贡献力量。本文为综述类文章，研究内容为“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论述和观点，目前学术界存在哪些不同观点。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

本文采用文献法进行研究。通过调查有关“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文献，尽可能全面地、正确地了解两者历时和共时的面貌。研究范围涉及母语、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外语等关于“学习”和“习得”的论述。

## 四、研究创新性

当前“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回顾综述不多，多数学者只关注两者间的区别，忽视对其进行总结和归纳，本文拟为补充“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回顾综述领域做贡献，以丰富该领域内容。

##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有关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综述性文章目前还有非常有限，只有少数期刊明确对“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进行综述回顾的，如我国学者孙德坤（1989）写的《关于“学习”与“习得”的区别》，巴基斯坦学者 Imran Hussain（2017）写的《Distinction Betwee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A Comparative Study》<sup>0</sup>，以及 Norbahira Mohamad Nor 和 Radzuwan Ab Rashid（2016）写的《A review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acquisition》<sup>0</sup>，其他有关两者的探讨多存在于各类语言学研究文献当中附带地谈及（刘珣，2007:153；赵金铭，2019:180；李宇明，2008:223等）。

孙德坤（1989）介绍前人对两者的关系以相互区别为主<sup>0</sup>，包括 Lambert（1966）、Corder（1967）、Krashen（1982）、Klein（1986）等人的论述。Lambert（1966）最早提起“学习”与“习得”之分。Corder（1967）从阶段性和先后性来区别两者，认为“习得”限于儿童学习母语，“学习”限于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Krashen（1982）从有无意识参与来区分两者，并认为“学习”和“习得”都是成人获得第二语言的两种不同方式。吕必松（1981）认为通过学习而获得语言的过程叫作语言习得过程，



即把“学习”看做一种“行为”，把“习得”看做一个“过程”，不论是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都需要运用“学习”，进而获得语言能力，即“习得”<sup>0</sup>。通过以上文献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孙德坤的综述主要是解决“学习”和“习得”的定义和区别为主，或许是因为该文章撰写时间较早，还没有足够多的成果用以分析，因此该文没有对学术界基于两者的论述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和归纳。

Imran Hussain (2017) 总结学术界对“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看法，一是明确两者的区别，指出“语言习得”是先天能力促成语言习得现象，“语言学习”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两者在语言获得方式、影响因素及发生阶段等方面存在不同<sup>0</sup>。相较于孙德坤 (1989) 的综述，该文章从意识、能力与态度、动机与环境、理论与实践、语言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但该文同样没有对学术界基于两者的不同论述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和归纳。

Norbahira Mohamad Nor 和 Radzuwan Ab Rashid (2016) 将第一语言和习得挂钩，第二语言和学习挂钩进行文献综述，并从行为主义、先天主义、互动主义来阐释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习得的异同。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有关“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论述和观点较为复杂，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说法，如果先入为主简单地将两者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直接划等号未必合理。

### 第三章 关于“语言学习”与“语言习得”的主流论述

#### 一、语言学习主导论

有关二语习得何时正式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研究还存在两种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主要始于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或 70 年代初，期间将 Corder 在 1967 年发表的《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和 Larry Selinker 在 1972 年发表的《Interlanguage》看作是第二语言习得学科建立的标志<sup>0</sup>，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把 1957 年拉多发表的《跨文化语言学》作为学科研究的开端<sup>0</sup>。无论主张哪一边，已有学者在这之前就开始了针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多方位的研究，但彼时关于“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这两个术语，还未明确彼此的定义、适用范围、联系与差异等内容，有不少学者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能力的获得都称为语言学习。

Palmer, Harold E. 和 Redman, H. Vere (1969)<sup>0</sup>指出，学习母语 (learn our own language) 的方法是最自然最直观的方法，在学习外语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时，我们也应该遵循我们学习自己语言的自然顺序。Charles C. Fries (1947) 认为除有家庭语言背景、天才或者从婴幼儿就开始接触该目的语的人，任何人都无法完成掌握一门外语。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通过不断“学



习——learning” 才能逐渐接近掌握该语言，而这个“学习——learning”也包括了第一语言，其语音和语法结构可以在无意识下学习，“the learning of sound system and structural device”，但母语者的词汇一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长的，“we are very often conscious of this growth and change”，也就是说哪怕是学习第一语言，依然需要跟学习第二语言或者外语一样不断地进行？。<sup>0</sup> Dunkel, Harold B (1948) 的著作《Second-Language Learning》中也用 language learning (语言学习) 来表示“第一语言学习”，也用于表示“第二语言学习”或“外语学习”，“Since learning one's native language and learning a second one are both cases of language learning”<sup>0</sup>。其他类似的还有 Sieretsema (1963)<sup>0</sup>、Ingram E, 虞苏美<sup>0</sup> (1986) 等。

尽管这部分学者以“语言学习”来表述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外语的学习，但实际上有的已经开始注意“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外语学习”的区别了，前者语音及语法层面的内容导向无意识运用机制，后者导向有意识运用机制。第一语言学习中的一部分内容是从婴幼儿开始在无意识习惯下获得的，如语音和语法，一部分是有意识下进行学习获得的，如词汇部分。第二语言则是在有意识下进行学习的，并且一个人很难达到母语者那样的水平。以上观点为进一步明确区分“习得”和“学习”做了有益的尝试。

## 二、第一语言获得论

“习得”是为了翻译 acquisition 一词造出来的，但是这个词在生成语法的框架下并不合适，生成语法认为语言能力是天生的，既然是天生的，压根就不用“习”得。汉语学者如李行德 (2002) 指出<sup>0</sup>，生成语法派以语言发展连续性为假设，以语言天赋论为前提，即认为人具有先天的语言知识，接受语言获得的理性主义观点认为，儿童语言获得的过程由大脑语言机制所推动，仅运用归纳、概括、分类、模式识别等一般认知能力，是无法获得语言的。李宇明 (2008)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出三个语言获得理论的基础理论：后天环境论、先天决定论和先天、后天相互作用论。<sup>0</sup> 该观点主要指的是第一语言能力的获得，一般指儿童语言能力，多数是指母语能力的掌握。

## 三、语言习得主导论

Krashen 提出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长久的辩论，以上所举内容只是一小部分，可以说他对二语习得研究和外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大部分学者都主张将第二语言能力的获得称之为第二语言习得，通过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的查询（中英文著作），截至目前，



以“第二语言习得”为关键词作为标题图书的一共有 600 本，以“第二语言学习”为关键词作为标题的图书一共是 390 本，前者数量明显多余后者。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张第二语言习得的学者并不是直接否认学习在第二语言能力获得过程中的作用，这点与克拉申还是有所区别。

Rod Ellis (1999) 从对比第一语言、第二/n 语言和外语的区别、分析“学习”和“习得”的关系、语言获得的背景环境，理解和输出等方面探讨了第二语言习得的定义，认为要真正回答什么是第二语言习得仍是挑战，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和解释学者如何获得语言能力，它是个复杂、多层面的现象，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包含着很多意义。从这个层面来说，尽管第二语言习得这个说法有些令人困惑，但这一个术语符合通常做法，“L2 习得”已经被用来指代真实语境和课堂环境这两种情况下进行的学习，尽管语言环境背景不同，但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不一定是不同的。所以他用术语“L2 习得”（第二语言习得）来表示“习得”或“学习”除学习者的第一语言以外的任何语言。<sup>0</sup> 不过 Rod Ellis 还补充到，行文过程中，会根据实际的意义交替使用“学习”和“习得”两个词。<sup>0</sup>

刘珣 (2007) 认为成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水平的提高，有意识的学习会逐渐下降，而潜意识的习得会逐渐增加，第二语言能力获得，不仅包括学习，也包括习得，因此主张以第二语言习得论述为主，并且这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学术界的趋势。但是强调正规学习，特别是课堂学习时，则以“学习”为主，这点与 Rod Ellis 的观点不谋而合。刘珣从理论和时间出发，认为对“学习”和“习得”进行区分是很有必要的，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有启示作用的，这对改进教学和更新教学法体系有促进作用。<sup>0</sup>

杨连瑞 (2022) 认为课堂环境下的语言学习和自然语言环境的二语习得，两者在语言系统的形成过程上或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 的运行过程上没有本质的差异，因此主张用的“第二语言习得”这个术语来通指学习者学会母语后在课堂内外另一门或两门或 n 门语言的学习或习得。<sup>0</sup>

#### 四、泾渭分明论

这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区别，认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应该予以区别，逐渐形成了两者不同的概念和适用范围。Gardner 和 Lambert 在 1959 年写的《MOTIVATIONAL VARIABLES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文章中，标题采用“第二语言习得”，正文多次出现关于第二语言的“语言习得”、“习得语言”、“获得语言”等字眼，比如下面这段内容：



“Theoretical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the child learns his first language have emphasized a particular type of motivation. Mowrer’s theory suggests that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motivated ..... suggesting that emotional dependence or respect for another individual may account for some instances of marked success in second-language achievement..... advanced level of language study we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F-scores; (c) dominance in the acquired language was related to personal dissatisfactions.....”<sup>0</sup>

以上内容不仅仅有“语言习得”，还出现其他如“获得”类似的表述用于第二语言，并且把学习——learning 用于第一语言。可以看出，Garden 等人开始注意“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区分了。随后，Corder (1967) 在《学习者偏误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及了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还将两者并列放在一起，明确了第二语言学习和儿童语言习得的一些差别，如动机、发展阶段、必然获得与否、身心成熟等方面的不同。<sup>0</sup>Corder (1973) 在另一本著作《应用语言学引论》中再次强调了区分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重要性<sup>0</sup>。他从语言学习的先后性、阶段性上来区分“习得”与“学习”，认为不同阶段人的身心、智力发展存在阶段性差异。“习得”仅限于儿童学习母语，是该时期与获得许多其他技能以及认知这个世界同时进行的，是多个技能、多种知识共同发展的，而“学习”仅限于较后阶段的人学习第二语言，该阶段语言运用已经定型，身心已经成熟，相关技能或者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已经趋于完成或者已经完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Corder 并未直接说明第二语言学习主要对象是成人。同时，他还指出，语言习得和学习语言的过程未必不同，语言存在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一旦掌握这些基本特征后，学习第二语言就会变得容易。

Krashen (1982) 提出“习得与学习假说”和“监控假说”，这两个假说重点解释了“习得”和“学习”的区别。首先，“习得”是儿童自然获得第一语言的能力，是潜意识的，日常暗含的，而“学习”是在有意识下进行的，是明确的、正规的。其次，他认为成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获得第二语言，即“习得”和“学习”，分属两个独立的语言系统，“It states that adults have two distinct and independent ways of developing compet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sup>0</sup>第三，“习得”是主要的，“学习”是辅助性的，语言的驱动由潜意识的“习得”主导，有意识的“学习”主要起监督作用，并且十分有限。“Monitor Theory hypothesizes that adults have two independent systems for developing ability in second languages, subconsciou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onscious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at these systems are interrelated in a definite way: subconscious acquisition appears to be far more important.”<sup>0</sup>

Krashen 从更多方面明确“习得”和“学习”的区别。他认为“习得”和“学习”都在语言获得的过程中起作用，不仅延伸了上面语言学习主导论的部分观点，即“习得”不专属于第一语言，“学



习”也不专属于第二语言，并且他还主张第二语言能力的获得主要通过潜意识的“习得”起作用，即第二语言习得为主。他也明确了“习得”与“学习”运作机制的差别，一个是潜意识运作，一个是有意识运作。但他的理论还存在一些争论，比如他过分强调无意识的“习得”，贬低有意识的、明确的“学习”，以及过分地将“学习”和“习得”两个割裂开来等观点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

## 五、中立观点

英国语言学家 Rod Ellis 认为，习得和学习都可以通过第二语言环境下的交流和课堂指导下进行，习得更有可能以前者发生，学习更有可能以后者发生。<sup>0</sup>J. Harmor (1984) 指出，“从学习的知识与习得的知识之间的关系来说，看来绝对论者是站不住脚的…… 有意识的学习能直接变为部分习得的语言能力。”<sup>0</sup>A. Sorace(1984)认为克拉申的监察模式“低估了正规学习的作用”<sup>0</sup>. Klein(1988)指出要检测出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哪个源于“学习”哪个来自“习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sup>0</sup>。孙德坤 (1989) 认为，Krashen 提出的“习得”和“学习”分属两者独立的路径，会导致在行文过程中引起误会，如何时采用“习得”何时采用“学习”。<sup>0</sup>陈浩海 (1995) 也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成人学习外语的过程主要是依靠课堂教学，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是不同于自然环境中的二语习得，也不同于儿童的母语习得的。一定的语言知识的学习对外语交际能力的发展是有益的，两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sup>0</sup>王建勤 (1997) 也指出，目前还没有有力的事实根据，证明“学习”和“习得”是截然分开的。<sup>0</sup>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必松先生不赞同以“学习”和“习得”来区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外语学习，他主张“学习”是一种行为，“习得”是一种过程。<sup>0</sup>这表明，“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并不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吴勇毅延续了该观点，并认为“学习”和“习得”这两种方式（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成年人的起点是“学习”，“习得”在后，而幼儿从一开始就是“习得”语言，“学习”是在后的。<sup>0</sup>

## 第四章 总结与展望

厘清“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对规范学术用语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学术界对“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的使用情况和论述总结可以归纳为五种观点：语言学习主导论、第一语言获得论、语言习得主导论、泾渭分明论和中立观点。其中部分观点有一定的时间阶段，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前主张语言学习主导论为主，60 年代到 90 年代主张明确两者区分为主，90 年代之后第二语言



习得主导论逐渐成为了学术主流观点。但这些阶段也不是完全严格地按时间划分，比如目前依然有很多人主张第二语言学习，或者把“学习”和“习得”两个混着用。

就个人而言，主张第二语言习得应该看做一种趋势，实际上“习得”已经不仅仅指代它的原义，而是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即汉语的字面义“学习而得”。所以在此语境下，“习得”基本可以视为等于“学习”过程中所得的单元或集合，“学习”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行为。至于“学习”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算“习得”，“语言习得”的尽头又是什么、如何衡量它，目前这些问题还难以下定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 参考文献

- 陈浩海. 评克拉申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J]. 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01): 80-86.
- 李行德. 对语言获得理论的一些假设的再思考. [J]. 当代语言学, 2002, 4(03): 161.
- 李宇明. 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223.
-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7: 154-184.
- 吕必松. 谈谈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与特点.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1(2): 4-24.
- 孙德坤. 关于“学习”和“习得”的区别. [J]. 世界汉语教学, 1989(02): 105-107.
- 唐爱萍. 昆体良的学前教育思想. [J]. 西部教育发展研究, 2007(01): 65-66.
- 王建勤.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 [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12.
- 吴勇毅. 不同环境下的外国人汉语学习策略研究. [D]. 上海示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007:12.
- 杨连瑞、蔡金亭、徐锦芬、陈士法. 第二语言习得新发展研究.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01): 3-5.
- Sorace、沈莉. 评克拉申的督查模式. [J]. 国外外语教学, 1984(04): 34-36.
- Siertsema、伍铁平. 语言学习和语言分析. [J]. 语言学资料, 1963(04): 5-13.
- Charles C.Fri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45: 2.
- Corder. S.P.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 中译本.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1973: 92-99.
- Corder. S.P.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Learning, 1967, 5(04):161-170.
- Dunkel, H.B.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M].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48: 2-14.
- Imran Hussain. Distinction Betwee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A Comparative Study. [J]. Journal of Literatur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017, 39: 1-5.
- Ingram E、虞苏美. 心理学与第二语言学习. [J]. 国外外语教学, 1986(04): 15-21.
- J.Harmor. 克拉申的输入假设与英语作为外语教学. [J]. 国外外语教学, 1984(03): 40-43.
- Norbahira Mohamad Nor, Radzuwan Ab Rashid.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acquisition. [J]. Kasetsar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 39: 161-167.
- Palmer, Harold E、Redman, H. Vere. This Language-Learning Business. [M]. New York: World Book Co., 1969: 30.



Robert c. Gardner, Lambert. W. Motivational Variables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J].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59, 13(04): 266.

Rod Ellis.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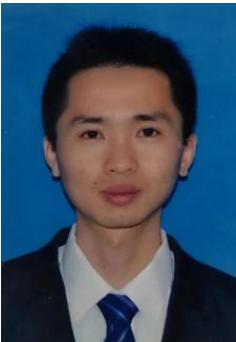
Rod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

Stephen D Krashe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2:10.

Stephen D Krashe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5.

Wolfgang Kle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4.

####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WENG SHAOJUN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Master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Meizhouwan Vocational University, P. R. China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li> <li>- Language teaching</li> <li>- Chinese Linguistics</li> </ul>	
<b>Address (地址) :</b>	
No. 1001 Lihan East Avenue, Wutang Town, Hanjiang District, Putian City, Fujian	

####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TIAN CHUNLAI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Ph. D.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Guangxi University, China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Chinese Linguistics	
<b>Address (地址) :</b>	
NO. 100, Daxue Road, Nanning City, Guangxi, P. R. China	